

第1章

不得不承認，那兩個人是真的很登對。

英挺帥氣的黃金單身漢，配上貴氣高雅的千金大小姐，那畫面是多麼吸睛耀眼啊！女人嬌滴滴地挽著男人的手臂，在尾牙各桌之間穿梭敬酒、陪笑寒暄……噴，那高調曬恩愛的模樣是想逼死誰？

沈曼曦斜眼暗啐了聲，仰頭再乾一杯。酸澀的紅酒混著苦辣的妒火，那滋味太難熬，難熬到連在尾牙這種狂歡放縱的日子裡，她都無法陪著眾人一起展顏大笑，連逢場作戲都裝不出來。

……笑？別哭出來就阿彌陀佛了，還談什麼笑？此刻她只想喝個爛醉，讓自己什麼痛苦也感受不到。

如此而已，她又倒了一杯紅酒，仰首就乾。

「哇靠，妳喝這麼猛是想跟誰拚啊？」坐在斜對面的男同事已經盯著她很久了，終於忍不住出了聲，「我看妳菜也沒吃幾口，這樣喝胃受得了嗎？」

聽了，她擠出一抹虛假的甜笑，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沒吃？下午我在公司的時候吃得可多了。我吃了半包的蘇打餅、一片雞排、一條飯捲、一杯珍珠奶茶，還有……」

全是謊言。

事實是，打從一個禮拜前，她就已經身在一個餓了吃不下、累了也睡不著的人間地獄裡了。

她打個酒嗝，忍不住又忿忿地朝著那對男女望去——他們已經回到了座位上，女人依偎在男人的身旁，像朵含苞嬌嫩的花朵般地傾身在對方的耳邊嬌羞低語，男人耐心聆聽了一陣，隨後兩人恩恩愛愛地相視微笑……

真是可惡。

難道當她沈曼曦已經死了嗎？如此幸福溫馨的畫面，在她眼裡卻如同一把硬冷的利刀，正一刀一刀殘忍割劃著她的心、她的身、她的眼、她的魂。

那個男人，曾經是屬於她的……那個名叫林書逸的男人。

男人年紀輕輕，三十歲就坐上了副總這個位置，臉長得帥、體格也不賴，當初他剛從分公司調上來總部的時候，不知曾經讓多少女員工陷入瘋狂。

可她沈曼曦也不是省油的燈。

她雖然沒有絕高的智商，也不是什麼大戶人家的千金，但她有一張不輸女明星的臉蛋。

那真不是她在蓋的，打從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一路求學走來，她總會被冠上什麼校花、科花、系花、社團之花……等等莫名其妙的封號。就算是出了社會，倘若公司打算推出個什麼「十二美女職員月曆」的話，她能拿下的位置也必定是封面那一頁。

她曾經相信，只要靠著這張艷麗的皮相，總有一天能輕鬆飛上枝頭……或是她以為自己已經站在枝頭上。

當那個叫作林書逸的男人來追求她的時候，她便認定非這個男人不嫁了。

他帥氣、有才華，企圖心強、積極向上，以前他是金幣，現在他是金條，未來他必定是金磚，甚至可能成為金庫。

嫁不嫁？當然嫁，不嫁的女人是傻子。

可是，交往半年多來，男人不僅從來不提婚事，也沒帶她與家人見過面，甚至他倆交往的事情也從來不曾在公司內部公開過。

「我們有利益關係，在一起會被別人拿來說嘴。我現在是衝刺事業的重要時期，你應該不希望我們的關係被人拿來攻擊我吧？」

這是男人的理由。

既然是為了事業著想，她也不好說什麼，這個祕密，她藏了好久，甚至連自己最好的朋友都絕口不提。

就這樣，她默默當了半年多的地下情人，最後換來的卻是男人的絕情。

他主動提出分手，而且決絕殘忍，彷彿當她是件過季的衣服，穿過就扔。

男人告訴她，「董事長欣賞我，安排女兒跟我相親，我怎麼能拒絕？你說我有本錢能拒絕嗎？」

她氣壞了，愛他的心也成了一地的支離破碎，她冷笑，忍不住反譏，「哦，是嗎？我看你根本也不想拒絕吧？人家可是董事長的獨生女，娶了她你大可少奮鬥好幾年呢。」

男人惱羞成怒，臉色一下青一下紅。「你有資格說我嗎？你自己不也是這種打算？」

「我？」她皺了眉，「我打算了什麼？」

「我看你也是只想釣個凱子，讓你一輩子不用煩惱吃穿、只需要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當花瓶就好了吧？」

他竟說出如此惡毒的言語。

「林書逸！你——」理智斷線，巴掌呼出，那清脆的聲響成了他們兩人之間的最後記憶。

直至今日，男人公然帶著新歡在尾牙上亮相，高調宣布婚訊，這要她這個躲了半年多的地下女友……不，是前女友該情何以堪？

回憶至此，男人似乎是感到那灼燙的注目，抬起頭來朝她這兒望了一眼。但也僅是一瞬間的目光交會，男人隨即移開了視線。

如此明顯而傷人的迴避，輕易擊潰了她。

心裡的悲苦像是一場攔也攔不住的濃霧，她的世界模糊了。眼眶一熱，她再也無法強作微笑，她放下杯子，斷然起身逃出了這個令人窒息的場所……不，感到窒息的人或許只有她而已。

沈曼曦踉蹌地走向停車場，步履搖搖晃晃地走到了自己的車旁，整個身體倚靠在車門上，低頭在包包裡翻找著車鑰匙。

Shit，她都忘了自己是開車來的，這下子算酒駕嗎？

嗯，應該是酒駕吧。

不過她都可以自己走到車子旁邊了，開回家算什麼，是吧？哼哼……她拿出了一

串鑰匙，拚命按著遙控器上的按鈕，卻怎麼樣也無法解開汽車的中控鎖。

「喲！是怎樣啦！」她怒不可遏，用力踢了汽車一腳，「連你都要找我麻煩嗎？你太過分了喔！也不想想平常是誰在養你？！」

踢著踢著，突然一陣酸噁的感覺自胃袋湧上。

「唔……」不行，想吐了。

她摀著嘴，跌跌撞撞地衝到了車頭前——雖然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往這兒衝，總之她一彎腰，吐得淅瀝嘩啦。

「嘔……噁……嗝。」嘔吐過後又是一條好漢。

她深呼吸，走回了駕駛座旁，再按了幾下的遙控器，車門鎖仍是不動如山，彷彿就是要找她麻煩似的。

可其實那根本不是她的車，只是她醉茫了，沒了正常人的判斷力。

她又動怒了。

「喲！是怎樣啦？爛遙控器、爛車子、爛男人、爛——」

實在是氣不過，她摔了手上的遙控器，還怒踩了它好幾腳，不料一個重心沒踩穩，情緒沒發洩到，反而害自己摔了一跤。

「嘶……痛痛痛、好痛……」腳踝傳來劇痛。

好痛、好痛、好痛。

是腳痛還是心痛？她已經分不清了。

內心深處那座中看而不中用的堡壘，終於在這一刻崩塌粉碎。她忍不住抬手掩面痛哭，那經過苦苦壓抑後的低泣，迴盪在這個停滿車輛卻仍然寂寥的停車場裡，哀哀淒淒。

今年的尾牙，丁柏鑫抽到了個尷尬的獎項，是個什麼「日本關西雙人遊」的招待券。其實幾天幾夜的行程他已經不記得了，只記得是個總價值超過三、四萬的大獎。

問題是他壓根兒不想要那種東西。

對一個才剛與女友分手的人而言，「雙人遊」這種東西只是用來徒增自己的淒涼罷了，他毫無獲獎的喜悅。

尾牙結束，人群逐漸散去，他一面走向自己的停車處，一邊思考著他該怎麼處理那燙手的雙人招待券。

上網拍賣嗎？

嗯……這方法似乎可行，打個五折出售應該不難。

只是很麻煩而已。他得先去申請個拍賣帳號，再填表審核收款帳號，接著上網掛賣、再約時間面交或是郵寄……萬一對方反悔了還得再進行後續的退貨處理……不巧，他這個人最討厭麻煩的事情了，所以還是想想別的方案吧。

不如轉交給曹詠成那對夫妻倆好了？彼此朋友一場，免費相送，讓那對夫妻出國去度個假、散散心，讓感情加溫一下也好，也算是美事一樁。

好，事情就這麼辦。

自己的車子也近在眼前，他拿出鑰匙串、按下遙控器，車子「嘩」一聲解了鎖，他一如往常地走向駕駛座的那一側，卻在抬頭的瞬間傻眼。

因為那兒有個女人坐在地上，頭倚靠著車身睡著了。

是喝醉了嗎？怎麼會有人睡在這兒？

……還是她根本是昏倒了？

這樣的念頭一冒出，丁柏鑫驀然回過神來，連忙上前蹲下查看。他輕拍了拍女人的肩，低聲試探道：「喂？喂！妳還好嗎？」

女人毫無反應。

當然毫無反應，他嗅到了女人身上濃濃的酒味，而且聽見了低微細小的鼾聲，樣子她只是喝醉酒、睡著了，不是昏倒或休克。

確認了這樣的事實，他鬆了口氣，但煩惱卻接踵而來。首先，這女人為什麼會醉倒在他的車旁？還有，他該拿她怎麼辦？努力把她搖醒嗎？

「喂？」他伸出食指戳了戳她的手臂，「那個……」

他其實認得這個爛醉如泥的女人。

「沈曼曦？」他放輕聲量，喚了聲她的名，「妳醒醒，別睡在這種地方。妳有聽到我說的話嗎？」

她是行銷部的人，平常工作上少有交集，會對她產生印象純粹是因為她是好友的老婆的好友……雖然這關係牽扯得有點遠，但畢竟還是讓他留下了一些記憶點。

「……沈曼曦？妳醒醒。」他又喚了她兩句。

看來紳士的呼喚是起不了作用了，他的聲音或許根本進不了她的耳。

他想了想，見她還坐在硬冷的水泥地上，決定先將她攬扶離地再說。

「欸，先站起來，別坐在地上。」他伸手扶她，卻又不敢太靠近她的身軀，於是兩個人的姿勢變得有些可笑逗趣，「拜託，算我求妳，快清醒一下，天氣很冷，妳睡在這種地方會送醫院吧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終於，不知道是那聲「拜託」起了作用，還是女人對「送醫院」這三個字產生了警戒，總之她嗯啊了聲，稍稍醒了過來。

「嗯？」她懶洋洋地輕睜了他一眼，然後露出了傻乎乎的笑容，「啊哈，你來啦？我等你好久耶！」

「蛤？」等他很久？他怔忡了下，連忙擺手否認，「呃，我不是——」

「唉呀！你瞧瞧你！」沈曼曦驚呼了聲，突然變得熱絡起來，好像他與她是十幾年的至交似的，「這麼久沒見了，你看看你，都長這麼大了呀！」

「……」

「來來來，讓姊姊捏一下，我看看你爸媽都拿什麼餵你。」話才一說完，她便沒規矩地在他臉頰上又揉又捏。

突來的親密舉止嚇得丁柏鑫直後退了好幾步。

「等等、我不是……妳別這樣——」不得已，他舉起雙手扣住了她的手腕，喝斥

了聲，「停！別這樣。天哪，妳到底喝了多少？部門裡沒人阻止妳嗎？」

「嗯？」她眨了眨無辜的雙眼，「什麼喝多少？喝什麼？你要找我去喝酒嗎？呵呵呵呵……可以唷！只要書逸沒意見的話。」

書逸？丁柏鑫眉一皺，這女人說的是營運部的林副總林書逸嗎？應該不可能是那個人吧……

不過轉念一想，這女人已經醉到分不清東南西北了，他何必計較她到底說了什麼話？

他輕吁了口氣，道：「這樣吧，我進去幫妳問一下人事或總務，看看有沒有人可以送妳回家。妳可以自己一個人待在這兒等我一下嗎？」

「不要。」斬釘截鐵。

他一愣，彷彿沒料到女人會說「不要」。

「呃……那……」總不能就這樣耗上一整個晚上吧？「不行，妳醉成這樣，就算送妳上計程車也不安全。」

尤其以她的姿色，被撫屍的機率大概比一般人高出二十倍。

「你載我啊，不行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妳家。」

「你載我去書逸家嘛……你們不是住一起嗎？」

「妳認錯人了。」他鬆開了她的手。

女人眨了眨矇石的眼，隨後傻傻一笑，戳了戳他的胸膛，「哈哈，少來，又想整我，我才不會上當咧！是書逸叫你欺負我的嗎？」

他閉了眼，嘆了沉長的一口氣，無力感湧上。

「聽著，我不是妳以為的那個人，我是丁柏鑫，技術部門的人，妳應該認得我吧？」

「哦？柏星啊？小星星，好可愛的名字耶，呵呵呵……」

「是鑫。」

「唉呀，隨便啦。你打電話問書逸，問他什麼時候要來接我？」

書逸書逸，又是書逸，這女人到底在說哪一個書逸？

「妳說的書逸是林書逸嗎？」

「嗯哼。」女人微笑點了頭。

他聽了，怔愣了下，「……林副總，林書逸？」

「對啦，你幫我叫他過來好不好？」她的口吻突然變得好卑微，「你跟他說我好喜歡他、我不在乎他劈腿，只要他來接我，我就願意原諒他，好不好？你幫我叫他過來，好不好？」

愈聽，他的眉紋漸深。

她說劈腿？她剛才說的是「劈腿」這兩個字沒錯吧……老天，他好像聽見了什麼不該聽的事。

他想了想，問：「妳的手機裡有這個『書逸』的電話嗎？」

「有啊！」她傻乎乎一笑，想從手提包裡翻出行動電話，「你等我，我找給你……嗝。」

既然有的話，他困惑了，「妳怎麼不自己打給他？」

這句話，像是關鍵字。

沈曼曦聽了，動作緩了下來，最後靜止不動，杵在那兒發呆。她的模樣像是老奶奶在回憶童年時的表情，既遙遠又飄渺……

「沈曼曦？」他小心翼翼地輕喚了她一聲。

就這麼一聲呼喚，她眼眶裡的淚珠順著臉龐滑下。

丁柏鑫被這兩滴眼淚給嚇了一跳，而且不知所措。

他這輩子最怕的就是女人的眼淚了，尤其是那種不明所以而落下的眼淚。那就像是解不出來的方程式，而且他只有五秒鐘可以思考答案。

「……抱歉，我說錯了什麼嗎？」真是不可思議，明知道她喝醉了，或許只是胡言亂語，可他還是試圖跟她講道理……這到底是什麼心態？

被男人一問，沈曼曦搖搖頭，一會兒冷笑，一會兒皺眉。

「他不理我了……他不接我的電話、不讀我的Line、不回我簡訊……連我的臉書他也刪了……」她低著頭，邊拭著淚水邊說，抽抽噎噎，楚楚可憐，「他說他要跟董事長的女兒結婚……他好殘忍，一句話丟過來，我就只能接受……」

說到痛心處，她終於潰堤，淚如雨下，甚至激動地揪住他胸前的衣衫。

「嗚……我不管、我不管啦，他怎麼能這樣對我？你評評理，我哪裡輸她？因為我活該沒有一個當董事長的爸爸嗎？這不公平啊！我不甘心，這要我怎麼輸得心甘情願嘛……這叫我怎麼能……」至此，她說不下去了，額抵著他的胸膛，痛哭失聲。

原來是如此，他似乎聽出了點端倪，大概是一種「情人當新郎，新娘不是我」的劇情。

他無奈，抬頭望了眼夜空，任由女人靠在他的懷裡哭天搶地……總覺得他能體會這樣的心情。

一個月前，他的女友提出了分手，他問她為什麼，女友卻告訴他——

「因為我要結婚了。」

見他傻傻的，一時之間還聽不懂，女友冷哼了聲，說道：「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。我都已經跟別人交往兩、三年了，可是你竟然一點都沒察覺？你心裡真的有我嗎？」

就這樣，近十年的感情一夕之間灰飛煙滅，女友搭著另一個男人的車子離去，留下了一團他解不出來的謎題。

思緒至此，他不自覺抬手拍了拍她的背，無語相對。

一個同樣陷在情傷泥沼裡的男人，如何能帶領另一個女人走出情傷？他根本無能為力。

突然，一個名字閃過他的腦海。

——曹詠成。

嚴格來說，來當救兵的人並不是曹詠成那傢伙，而是他的妻子，伊玟。

在僅有的資訊之下，他隱約記得那兩個女人是「同梯」的關係。

當時，她倆同屬人事部，但據說沈曼曦一點兒也不喜歡人事部的工作，便轉戰業務部，最後在行銷部落腳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兩人雖然身處不同的部門，卻並未影響彼此的情誼。

聽說她倆還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室友，直到伊玟與曹詠成結婚了，才搬出了那間兩人同住許久的公寓。

有了這層分析，丁柏鑫暗想，把伊玟找來保准沒錯。

於是，他沒猶豫，先讓沈曼曦冷靜下來，半哄半騙地要她安安靜靜坐在車子的後座，隨後拿出手機找到了曹詠成的號碼，撥出電話。

電話撥過去的時候，夫妻倆已經離開尾牙會場，開車上了高架橋。

「你方便繞回來一下嗎？」丁柏鑫開門見山，提出了請求。

「嗯？」曹詠成在電話那頭一愣，先是摸不著頭緒，而後恍然大悟，「啊，你也喝多了嗎？沒關係，你等我十五分鐘，我繞回去接你——」

「不是接我。」丁柏鑫打斷了好友的揣測，「是沈曼曦。你應該記得吧？就是以前跟你老婆住一起的那個女人。」

「……嗄？」

說不吃驚是騙人的。

沈曼曦與丁柏鑫這兩個人就像是兩條永遠不會有交集的平行線，也像是分別住在不同星球上的相異物種。

為什麼會從丁柏鑫的嘴裡聽見「沈曼曦」這三個字？他想不透。

「等等，你說沈曼曦？行銷部的那個？」

「廢話，不然還有哪個？」

坐在副駕駛座上的伊玟似乎也聽見了這個熟悉的人名，心神頓時被喚回，她連忙插嘴問：「曼曦？她怎麼了嗎？」

曹詠成沒立即回答，只見他繼續和電話的另一端對話，說了幾句像是「好」、「我知道了」、「我現在過去」之類的話後便收了線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伊玟急忙問：「曼曦怎麼了嗎？」

「我也不太確定。」他眉一挑，聳聳肩，「柏鑫說她喝醉了，在他車子旁邊吐得亂七八糟，還纏著他講了一堆他聽不懂的話。他不知道該怎麼處理，只好打電話給我，看妳能不能過去接她回家。」

聽完，伊玟露出了無法置信的表情。「吐得亂七八糟？纏著人家胡言亂語？」這怎麼聽都不像是那個臉皮薄的女人會幹出來的事。

也許偶爾失意買醉是有的，可那女人極為重視形象，實在不可能會允許自己在外面醉到失態才是。

隱約覺得事情不太對勁，伊玟忍不住也跟著焦急了。「那、那怎麼辦？你可以回去接她嗎？」

聞言，曹詠成好笑地瞥了她一眼，「當然啊，妳一定會去接她的吧，難道我要叫妳自己搭計程車去？」

「呃……我想說你今天應酬了整個晚上，應該想要早點回家休息……如果你真的

累了的話，我自己去也沒關係。」

「我還沒累到空不出一小時。」曹詠成淡淡地回了句，然後他打了方向燈，切至外線，於最近的出口開下了高架橋。

折返的路程大概多花了二十分鐘，兩夫妻抵達的時候，人潮早已散去，停車場空空蕩蕩，車輛僅剩三三兩兩。

曹詠成將車子停在丁柏鑫的座車旁，當伊玟看見後座那睡得昏沉沉的女人時，那渾身的狼狽樣簡直讓她差點認不出對方。

一頭蓬鬆的亂髮，一臉暈花的濃妝，她的眼角甚至還沾染著淚痕。

「天哪，怎麼會醉成這樣？！」似乎是出乎意料，伊玟困惑地望了眼在一旁的丁柏鑫，「她怎麼了嗎？」

丁柏鑫靜了幾秒。

他正在腦海裡回憶三十分鐘前所發生的事……那女人的一字一句、一顰一笑，他細細斟酌，最後決定雲淡風輕帶過。

「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」他聳聳肩，故作什麼也不知。

他沒透露什麼，也不認為自己能夠透露什麼。

一方面，他不確定當事者是否有意讓其他人知道那些事；另一方面，畢竟她喝醉了，說出來的話有幾分真實，他更是無從辨別。

總之，三個人折騰了好一陣子，才終於把那爛醉如泥的女人從丁柏鑫的車上移動到另一輛車上。

離去前，伊玟降下車窗，道：「謝了，柏鑫。等她酒醒來之後，我會跟她說是你幫她——」

丁柏鑫卻擺擺手，阻斷了她接下來的話。「不用了。她如果不記得的話也好，不必特地告訴她。」

「怎麼可以不用？」她不解。

英雄救美的美人醉得不醒人事，英雄豈能不留姓名？更何況，沈曼曦可是公司裡的女神，難道他都不想有一些什麼特別的……嗯，表現機會嗎？

他聽了，露出苦笑，道：「我和她不熟，怕以後見了尷尬。」

「……」這也想太遠了吧。

不過，既然當事者都表示不願意留名了，她自然也不好說什麼，「好吧，那我不特別講了哦？」

「嗯。」他只是輕輕點了頭。

然後他們互相道了晚安，各自駕車離去。

曹詠成忍不住由後視鏡瞄了眼後座的女人——很好，她乖乖躺在那兒，睡得香甜，並沒有預期中那種瘋言瘋語或是巴著別人哭訴的狀況出現。

可惜，這樣祥和而平靜的時光並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，車子走不到三公里遠，後座的女人不知何時已經醒了過來。

「我對你付出的青春這麼多年……」甚至還哼起了心碎主打歌，「換來一句謝謝你的成全……成全了你的瀟灑與冒險……嗚嗚嗚嗚……」

然後，她哭了，哭得淒慘、哭得悲切，這一哭嚇壞了前座的兩個人。夫妻倆面面相覷了幾秒，你看我、我看你的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要安慰她嗎？可是面對一個醉茫茫的女人，一本正經的安慰大概也沒有什麼意義。

「她該不會又失戀了吧？」

「嗯……我想想……」伊玟歪著頭回憶了半晌，道：「我好像沒聽她提起跟誰在一起的事。」

曹詠成冷笑了聲，「妳怎麼能確定？搞不好她跟哪個有婦之夫勾搭上了，不敢告訴妳。」

「哪可能呀！」

「妳憑哪一點覺得不可能？」

「就……」事實上，她也說不出個所以然，「我想大概是交往的時間不長，來不及告訴我什麼吧……」

「如果是交往的時間不長，她會哭成那樣？」他才不信。

「誰說交往時間不長就不能傷心？」

「我沒說不能傷心，只是妳哪時候見過她醉成這副德性？」

這點她反駁不了。

「看吧？妳自己也覺得不合理。」曹詠成淡淡一笑，將注意力轉回了前方的路況。那女人的情史，從妻子的口中他大概也略知一二。

她所交往的男人通常大有來頭，不僅信用卡隨她刷，也常買名牌精品來送她，稍有情趣的不是請快遞送來花束逗她笑，就是開著百萬名車來接她下班……

簡單來說，沈曼曦在一般人的眼裡是女性中的勝利組，可是透過伊玟的陳述，實情似乎不如表面風光。

她一直是孤單的。

明明交了男友，卻總是過得像是單身。她經常被冷落，也經常被劈腿，偶爾還會在不知情的狀況下當了人家的第三者……

突然，抽抽噎噎的低泣聲停止了。

「他媽的！你這爛男人！你不得好死！」後座的女人止住了淚水，卻釋放了情緒，對著空氣破口大罵，「混蛋、王八蛋、你烏龜蛋！說什麼你還沒準備好要結婚、說什麼再給你一點時間，可惡、下流、不要臉！你怎麼不說你只是嫌我家窮！嗚嗚嗚嗚……你太過分了……你怎麼可以不要我……」

痛罵之後，又是一陣痛哭。

她哭得好傷心，彷彿整個世界都背棄她而去。那樣的哭聲，連伊玟聽了都替她感到心酸。

曹詠成說的沒錯，她確實從沒見過如此傷心的沈曼曦。

「欸，別哭了。」她轉身，遞了包面紙給好友，開玩笑道：「來，擦一擦，臉上的妝被妳哭到像鬼一樣，想嚇誰呀？」

可是這玩笑似乎不太好笑，沈曼曦仍是淚流不止。

「其實……」曹詠成忍不住出了聲。

「嗯？」

「妳要不要找時間勸勸她。」

「勸什麼？」

「她老是看上同一型的男人，當然不能期待能有不同的結局。如果她不肯試著改變『前因』，又怎麼可能改變『後果』？」

伊玟點了點頭，似乎也認同這個道理。

不知何故，突然有個荒謬的想法竄進了她的腦袋裡。她不是刻意的，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麼想，可是那個人的臉蛋就這麼莫名冒了出來。

「那……你覺得丁柏鑫怎麼樣？」

一聽，曹詠成愣住。「柏鑫？」

「嗯哼，你不是說他剛和女朋友分手沒多久？」

老天，她是那個意思嗎？「妳是說……妳想把這兩個人湊成對？」

「不行嗎？」

「咳咳咳咳咳咳——」曹詠成的回應是一陣劇咳，然後滿臉驚愕地看著妻子，「妳在開玩笑嗎？！」

「沒有啊，我是很認真的耶。」

「妳不覺得這樣很像是硬逼一頭花豹跟一匹斑馬交往嗎？是沒錯，他們都是哺乳類，而且也都有四條腿，但……」

「你不是說要我勸勸她改變？所以，這次我想介紹個品質經過優良認證的對象給她。」

曹詠成卻冷笑了聲，抱持不樂觀的態度，道：「小玟，妳太天真了，沈曼曦是什麼樣的角色？她不會把柏鑫看在眼裡的。」

「她的部分你不用操心，你只需要幫我問問柏鑫的意願就好，如何？」

曹詠成露出了為難的表情，再看看老婆興致勃勃、盛滿期待雙眼，他竟不忍心拒絕。

「好啦，我知道了……」他咳聲嘆氣，有股出賣摯友的罪惡感。半晌，他心不甘情不願地給了承諾，道：「我會去說看看。」

「我就知道你一定會答應。」老婆露出了甜甜的微笑。

而老公卻只能陪著苦笑，總覺得自己是昧著良心，親手將綿羊般的好友送進了猛虎的嘴裡。

第2章

禮拜一的時候，伊玟約了午餐，滿心期待地告知了沈曼曦這個安排。

沈曼曦聽了，正在吃麵的動作頓時凝滯，抬起頭來丟了個莫名其妙的眼神給她，彷彿有人腦袋壞掉了一樣。

「工程師？」她冷笑了聲，「妳要介紹我去跟一個工程師相親？」

「也不是相親啦，就只是出去吃個飯、聊聊天而已。」

幾乎是連考慮也沒有，沈曼曦斷然拒絕。「不要，沒興趣。」

還記得讀大學的時候，理工系所就在她們商學院的隔壁，她知道那群理工男生都是什麼樣子。

他們不修邊幅、打扮土氣，通常會戴著一副厚重的眼鏡、每天頂著一頭亂髮去學校上課，而且嘴上老是說著一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專業術語……

那不是她的菜，死都不會是她的菜。

「為什麼不要？」

「因為我又不認識妳說的那個人。」

一聽，伊玟感到十分詫異，「妳居然不知道丁柏鑫是誰？」

「我當然知道他是誰，我的意思是，跟他又不是那麼熟……特地這樣約出去吃飯，多奇怪呀！」

那個人是技術部的主管之一，平常兩人在工作上沒什麼交集。印象中，她只和對方開過幾次會，是個長相清秀端正、身材高瘦的男人，講起話來雖然斯文，卻又隱約帶著一股不容質疑的威嚴。

好吧，對方也許是個不錯的男人，可她就是不認為彼此會有什麼旖旎的發展空間。想到這兒，沈曼曦低笑了聲，俯首吃了一口熱呼呼的麵條，道：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那種人不會喜歡我這一型的啦，所以妳別異想天開了。」

「怎麼會？他答應了呀。」

「嗯？」咀嚼的動作停滯，她含糊地反問：「答應什麼？」

「答應跟妳吃一頓飯、看看感覺啊。」

「啥？」沈曼曦倒抽了一口氣，差點被嘴裡的麵噎死，「等、等一下……妳怎麼可以擅自幫我安排這種事？」

「誰說我擅自？我有問妳意見好嗎？」

「有嗎？什麼時候？」

「尾牙那天晚上，我把妳扛回家的時候問的。」

一聽，沈曼曦差點昏倒，直嚷道：「天哪，小姐，我喝醉了耶！都已經醉成那樣了，怎麼還把我的話當真？」

「唉唷？妳也知道自己喝得爛醉呀？」

「怎麼可能不知道？就算醉了之後不記得自己做過什麼，但至少會記得自己喝醉了的這件事情吧？」說完，沈曼曦低下頭來，慢條斯理地繼續吃她的麵、喝她的湯。

伊玟眉一挑，瞇眼打量了對方幾秒，略帶試探地問：「所以妳不記得禮拜五晚上的是事？」

她聳聳肩，不以為意，「我只記得我多喝了幾杯紅酒，後來開始覺得頭暈想吐，就離開了會場……我想我大概是醉了之後打電話給妳，所以妳才來接我，不是嗎？」

打電話給她？最好是有這麼單純。「聽說妳抓著別人大哭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而且還邊哭邊唱那首很有名的『成全』。」

因為太丟臉了，所以沈曼曦直覺就是拒絕相信這一切。「哈哈哈，妳少來，怎麼可能？」她哈哈大笑，認定這只是好友用來整她的戲碼。

「怎麼不可能？很多人都看到了唷，妳自己都沒聽說嗎？」當然，很多人也只是誇飾，事實上可能只有三個人知情。

沈曼曦的表情瞬間垮下。「真的假的？！」

「是真的哦，現在好多人都在私底下討論呢，大家都在猜到底是哪個男人這麼威猛，可以讓妳哭得那麼淒慘。」

當然，這也是唬她的。

「天哪，不會吧……」沈曼曦的耳根倏地發燙，心想自己該不會在意識不清的狀況下跑去糾纏那個姓林的傢伙吧？「呃……那個……我、我那天有沒有做出什麼奇怪的事？」

「嗯？例如？」

「就……嗯……」既然好友如此反問，想必應該是沒有吧。沈曼曦隨即打哈哈，道：「沒有啦，我是怕我會不會突然發酒瘋跑去指著主管的鼻子痛罵。」

伊玟看出了她眼底的閃閃躲躲，忍不住失笑，道：「幹麼？妳這麼討厭妳的主管呀？我看他對妳不錯啊。」

對她不錯？沈曼曦聽了，哼了一聲，翻了翻白眼，「才不是，他一天到晚只想吃我豆腐而已。」

「誰叫妳長得那麼鮮嫩可口。」

「拜託，不要這樣形容。」她擠出一抹苦笑，低頭舀了一匙的熱湯，緩慢而優雅地輕啜。

伊玟托著下巴，看著女人吃麵的模樣，像突襲一般，問：「妳沒有其他的事情想告訴我嗎？」

如此意有所指的話語一出，沈曼曦的動作頓時僵凝。「……什麼意思？」她滿臉心虛的表情。

「妳說呢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是哪時候交的男朋友？」

該死，她果然不小心透露了什麼！「可惡，妳騙我。那天晚上我一定對妳說了什麼奇怪的話，對不對？」

伊玟挑了挑眉，故作神祕，道：「是沒說什麼奇怪的話啦……只是妳一下子痛哭、一下子又狂罵，還邊哭邊唱什麼換來一句謝謝成全，這不就擺明是為了哪個男人嗎？」

她無法反駁。

「快從實招來。是什麼時候開始的？對方是什麼人？為什麼瞞著我不說？」

伊玟一連拋來好幾個疑問，逼得她幾乎招架不住。沈曼曦想了想，乾脆放下筷子，僅存的食慾已然消失殆盡。「好吧，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瞞了。」

「嗯哼？」

「是林書逸。」

聽見這名字，伊玟嚇了一跳，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哪個字，「妳是說……林副總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是樓上的林副總？」

「對啦！」她失去了耐性。就算醉過、罵過、消沉過，她仍是無法放下對那個名字的仇恨，「就是他，就是那個王八蛋！不管妳問幾次也一樣，沒錯，就是那個渾蛋。」

伊玟大為震驚，簡直被弄糊塗了，「慢著，妳說林書逸？可是他和老董的女兒不是要訂婚了嗎？」她還記得那對男女在尾牙上高調宣布喜訊的光景，門當戶對、郎才女貌，都不知道閃瞎了多少人的眼睛。

「半年了。」沈曼曦冷冷地說了三個字。

「嗄？」

「我和他在一起，半年了。」

「那他和老董的女兒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是最近才發生的。」

「欸？！所以妳的意思是……老董的女兒橫刀奪愛嘍？」天啊，這是在演哪一齣戲？

「不，我想她應該是無辜的。」其實，她對自己的情敵並沒有任何的怨恨，她恨的，只是那個勢利又無情的男人。

「……無辜？」

「我想她根本不知道林書逸有女朋友吧。」說完，沈曼曦露出了一抹自嘲般的苦笑，「當初在一起的時候，他跟我說，為了怕公司的人指指點點、在背後說三道四，所以他希望我保密，等時機一到他就會找機會公開。」

伊玟聽得出神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「但是，前一陣子他卻告訴我說董事長替他安排了相親……對象就是老董自己的女兒。」

「這……他就這樣答應了？」

「哼，不然呢？」她冷冷一笑，眼裡已經沒有那一夜的自怨自艾，「他說他沒有能力可以拒絕老董的安排。」

「聽他在放屁！那是什麼邏輯？什麼叫沒有能力可以拒絕？」聽完，伊玟簡直氣炸，彷彿受到如此對待的人是她自己。

「唉，算了啦。」沈曼曦擺擺手，逞強的微笑掛在嘴角上。

在一連串的痛過、醉過、哭過之後，她突然明白在那個男人的眼中，愛情只是一種飛黃騰達的手段，不論是她也好、抑或是老董的女兒也罷，都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。

該死的，那男人根本是劈腿的慣犯吧，而且嘴巴擦得非常乾淨。讓她只能捧著自己那顆淌著鮮血的心，卑微地縮在角落猛灌紅酒，她甚至沒有勇氣告訴別人一起

去聲討那個殘忍的加害者。

想到這裡，她不覺感到惆悵。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哪一步走錯了，為什麼老是被她碰上了假扮王子的痞子？

「真是受夠妳了，所以我才叫妳試試不同類型的男人嘛。」伊玟的聲音打斷了沈曼曦的思緒，「妳知道自己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嗎？」

「嗯？」

「因為妳老是被同一類的男人吸引。」

像是難以消化的一句話，沈曼曦沉思了好久才回過神來，道：「我哪有？我的口味很廣好嗎？我看上的男人遍及各行各業，而且長相和品味也都不太一樣，更不用說——」

「對，遍布各行各業，」伊玟根本不想聆聽她的辯解，「可是妳想想，如果把他們每個人扒光剖開來，妳會發現他們本質都是一樣的。他們幽默風趣、會打扮，懂得怎麼逗女人開心；偶爾送花來讓女人虛榮一下，也知道要偶爾消失一下來釣女人的胃口。然後，他們會提起自己傷心難過的往事，向女人撒撒嬌，讓女人覺得自己在他們的眼裡是特別的。」

愈聽，沈曼曦就愈是無法反駁，這女人的精闢分析簡直無懈可擊！

伊玟就這麼滔滔不絕的解析了五分鐘，想想也該告個段落了，於是她收了個漂亮的結尾——

「所以結論是，我認為妳應該跟丁柏鑫吃個飯。」

「……妳鋪梗鋪真長。」

「難道妳還想繼續待在這個流沙陣裡？」

「啥流沙陣？」

「妳就像是無賴磁鐵一樣，不管妳怎麼掙扎，妳只會吸引同類型的男人，最後，三年過去了、五年過去了，妳會被流沙吞噬，然後被那群無賴的男人給榨光了精氣，變成一具乾屍，卻什麼也沒得到。」

「喂，妳太誇張了吧？幹麼突然這麼認真呀……」沈曼曦故作輕鬆，卻被對方那正經嚴厲的態度給搞得有些不自在。

「不，我是跟妳說真的。妳捫心自問，在妳交往過的男人裡，有哪一個不是因為妳的臉？」

她竟無法回答。

「妳快三十歲了，妳覺得自己還能這樣幾年？女人不會永遠年輕美麗，但是永遠會有其他年輕美麗的女人來取代妳。」

彷彿像是有座砲口朝向她發射的機關槍，沈曼曦瞬間就被打成了蜂窩，而且無處可躲。

「還有，妳想想，雖然老董的女兒沒有妳漂亮，可是人家有老爸撐腰。如果一個男人不是真心愛妳，哪裡有高山他當然就往哪裡爬，見了漂亮的野花就伸手摘……」

「夠了。」沈曼曦投降，出言制止她，「妳不用再分析了，我相信妳想表達的重

點已經非常明顯。」

「哦，真的嗎？」伊玟露出了令人膽顫心驚的……不，是甜美可人的微笑，道：「所以妳的意思是答應嘍？」

沈曼曦牽了牽嘴角，勉強擠出一抹笑容，道：「但是這樣真的好嗎？萬一看不對眼……或是以後分手了，將來在公司打了照面怎麼辦？」

「妳和林副總勾搭上的時候怎麼不會考慮這麼多？」

可惡，竟挑她的痛處踩。

不過想想也對，她便沒再繼續爭辯什麼。她心想，不過就是見個面、吃頓飯而已，感覺不錯就順其自然，沒感覺就一拍兩散，反正無傷大雅。

倒是伊玟的那句話，刺中了她心裡最脆弱的地方。

「妳捫心自問，在妳交往過的男人裡，有哪一個不是因為妳的臉？」

看在其他人的眼裡，她的美貌也許是一種武器、一種長處、一種驕傲，可是天知道那其實是她内心深處裡無法向人傾訴的自卑。

約好的那一天，天氣不是很好，冷氣團侵襲北臺灣，氣溫下探十二度，天空還飄著刺骨冷冽的小雨。

原訂計畫是約在 Lawry's 餐廳裡吃一頓高檔的牛排餐，可是沈曼曦卻臨時改變了主意。

她說：「天氣好冷，我們去旁邊那家火鍋店如何？」

男方聳聳肩，沒表示意見。

進了火鍋店之後，由於時逢假日午餐時段，氣氛就如同人們眼前那鍋沸騰的湯頭，吵吵鬧鬧、紛亂喧囂。

丁柏鑫其實可以理解她為什麼要改變主意，並非是因為驟降的氣溫讓她突然想吃火鍋，而是她擔心彼此的氣氛會變得跟外頭的溫度一樣冷吧？這店裡人聲鼎沸，即使兩人之間毫無話題了也不致於感到尷尬難熬……

想想，也算是留條生路給他。他本來就不是一個擅長找話聊的人，尤其是面對女性的時候。

他是獨生子，打從高中就開始一路男校到大學，大學讀的又是資訊工程，班上陽盛陰衰，能和女人相處的時間少得可憐。雖然後來還是交了女朋友，可他至今仍然不知道女孩子們到底喜歡聊什麼。

五分鐘的等待之後，外場人員領著他倆入座。

她點了番茄鍋，他點了豆腐鍋；她解下圍巾，他脫下外套；她將長髮綰成一束馬尾，他則因熱湯的白霧而摘下眼鏡。

沈曼曦是第一次看到這男人沒戴眼鏡的樣子。仔細端詳，他其實有一副好看端正的五官，只是他那嚴謹又正經的性格實在是令人不敢恭維……她真懷疑如果自己說了一個笑話，這傢伙會不會板著臉孔問她笑點在哪？

或許是受了伊玟的影響，她竟不自覺地開始想像與這個男人交往之後所會發生的

種種。

像是假日的時候他會約她出去哪裡走走？或是百貨公司週年慶的時候他會買些什麼樣的東西？他的品味如何？買衣服的時候問他意見他又會說些什麼？他會是個愛吃醋的男人嗎？他是來自什麼樣的家庭？他的家人會不會很難相處？未來他的媽媽會不會是個難搞的婆婆？

……等等，她好像想太遠了。

「咳，」她趕緊拉回思緒，隨便擠了句話來聊，「最近……你們部門內的工作量多嗎？」

天哪，真爛的話題。她一開口就後悔了。

「還好。」男人淡淡應聲，然後話題就這樣終結，他似乎一點兒也沒有讓話題繼續下去的打算，只是井然有序地將盤子裡的青菜慢慢夾到鍋裡去。

他的冷漠，讓她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挫敗。

丁柏鑫不是沒有察覺女人的困窘。他不是有意的，只是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持續一個沒有重點的話題。

一個問題，一個答案，這才是他所適應的模式。漫無邊際的閒聊，並非他所擅長的領域。

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麼，他甚至不明白自己為何會來到這個地方、跟這個女人共桌吃著火鍋。

他與她，是簡約與華麗，是陰鬱與光明，是冷靜與熱情……他倆就像是永恆的一組對比。所以，他怎麼樣也沒料到竟會有人試圖將他們兩個湊成對，那人不是瞎了就是瘋了。

而更瞎的是，他居然答應了這樣的提議，到底他是吃錯了什麼藥？

兩人之間的清冷氣氛持續著，沈曼曦開始焦躁難安，她從來沒吃過這麼折磨難受的一頓飯。

她不知道能跟他聊些什麼，男人似乎對她也沒有多大的興趣，卻又不像是木訥害羞。真不知道他到底是為什麼會答應來吃這頓飯……

她突然好奇伊玟是怎麼談成這一餐的。「呃……那個……」她忍不住出了聲，「介意我問個問題嗎？」

「妳說。」

「為什麼你會答應……嗯……就是跟我……該怎麼形容呢……」她正在思考該怎麼說明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。

「跟你吃飯？」他替她接了話。

「對。是伊玟安排的，沒錯吧？」

他想了下，點點頭。

「那她是怎麼……跟你說的？」他一臉看起來就不太情願的樣子，坦白說，這讓她感到有些受辱。

「就很一般的說法。」

「啊？」很一般的說法？她不太懂，「那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忘記細節了。」他沒說出實話，他怎麼可能忘記如此令人驚愕的細節。
其實，這件事情是由曹詠成轉達的。那傢伙說，因為老婆想替好姊妹改改男人運，
所以需要借用他的肉體來陪這個女人吃個飯、散散步、看個電影的……
這什麼跟什麼？所以他現在是沖喜還是鎮煞？

第一時間他是抗拒的。

在他的世界裡，感情不是遊戲，容不下任何實驗或試探的舉止。可是曹詠成拗不過老婆，他則拗不過曹詠成，這是一種微妙的階層關係，於是最後造成現在這個局面。

必須申明，他不討厭這個女人，但也從來沒想過喜不喜歡。

說穿了，他只是一個地表上的平凡人，而她就像星夜中的那輪明月，凡人自然不會妄想要伸手去摘下月亮……好吧，正常的凡人不會。

「那妳呢？」他突然好奇她的想法，也或者該說他是好奇這女人會對他誠實到什麼程度。「妳又怎麼會想答應這個安排？」

「呃……」她沒料到會被反將一軍。

他問她為什麼，可這種事情可以說實話嗎？總不能說「因為我老是遇到渣男，所以只好抓你先來試用」吧？

「嗯……其實……」她支吾半天，最後掰了一個比較貼近事實的版本，「其實是這樣子的，前幾個禮拜我參加了一個心靈成長課程，我的老師希望我們拓展自己的交友範圍，她認為那樣有助於開發潛在的自我——」

硬掰的故事還沒說完，一聲手機鈴響打斷了她的話，是丁柏鑫的手機響了。

呼，謝天謝地，這電話來得真是恰巧，讓她可以不必繼續瞎扯這段連她自己都想大笑的漫天謊言。

「喂？」丁柏鑫迅速接聽。

她靜靜看著他認真講電話的模樣。

他簡單嗯嗯好了幾聲，最後一句「我知道，我會找時間過去處理」之後，結束了這通簡短的通話。

他收起手機，抬起頭來，「好了。妳剛才說到哪？」

「呃……」她一愣，居然還要她繼續扯下去？拜託放過她吧，「那個……我說我去參加了心靈成長課程……」

「嗯，然後呢？」

她不得已，硬著頭皮繼續滿嘴瞎扯連她自己都心虛的長篇大論。

聽著她囁嚅喳喳扯了一堆，丁柏鑫只是默默地點了點頭，什麼也沒說，唇角上還隱約可見一抹淺淺的微笑。

老天，那是冷笑嗎？還是心情愉悅的微笑？沈曼曦發現自己根本分辨不出來。她完全猜不透他的想法與喜好，一如在辦公室裡的那樣。

最後，她靜了下來，厭倦了獨角戲。

她想起這個男人在她腦中留下來的薄弱印象，在公司裡的他很安靜，不太說話，言語也多半精簡扼要。他通常只會說明客戶的需求能不能被滿足、什麼樣的案子

不能接、製程大概要花多久……但更多的是她聽也聽不懂的專業術語。

他就像另一個國度的人類，而且是住在她無法溝通的那一國。

坦白說，活到二十八歲，她被男人纏慣了、哄慣了，還真是第一次遇到一個這麼不想跟她聊天的男性。

他腦袋裡在想些什麼？她漸漸感到好奇，卻不知從何著手了解。就好像一個連地球都搞不懂的人，如何探究宇宙？

「妳吃飽了嗎？」他見她久久不再動筷，心想她大概是吃飽了。

她回神，看了看鍋子裡還有大半的食物在浮浮沉沉，苦笑了下，搖搖頭，「我吃不下了，你呢？」

「那走吧。」他毫無逗留的意思，直接起身買單。

那讓她感到些許的挫折。

踏出了火鍋店，她以為他會詢問她接下來想去哪，她甚至已經想好了答案，豈料他給她的是一句——

「那麼今天就先這樣。」

她傻眼。就這樣？今天就這樣？

「需要我送妳去捷運站嗎？還是幫妳叫計程車？」

這男人甚至連送她回家的打算都沒有……搞什麼？！她的鬥志瞬間燃燒了！

「沒關係，」她扯扯嘴角，甜甜一笑，「我沒那麼早回去，我有點想去看場電影。」

哼哼，這招如何？暗示已經夠明顯了，還不快開口說「我陪妳去」？

但這男人大概是天生屬木，有夠遲鈍。

「好吧，那妳自己路上小心。」

然後揮揮手，他自個兒很乾脆地攔車走了，留她一人站在騎樓下，在低溫的寒風中獨自吞下她人生裡前所未有的失敗。

她沈曼曦是什麼樣的狠角色？

為什麼她竟連一個普普通通的工程師都駕馭不了……

還是說，其實在對方的眼裡她才是那個毫無特色、除了臉蛋之外就一無是處的普通人？